

虞  
初  
新  
志

虞初新志卷之二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柳敬亭傳

吳偉業 梅邨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曠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裨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目爲醪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泣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

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言。之。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釋。之。欲。其。安。進。而。止。之。

欲其畱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廼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聞子說者。驩。哈。盟。矇。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日。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橋。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怵。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

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暱。就。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卽。通。顯。敖。弄。無。所。詘。與。人。談。初。不。甚。諧。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坐。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彊。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端。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匹。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

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  
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  
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  
寧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  
皖者杜將軍弘域。於生爲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  
異客。杜旣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忿非生  
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辨士。欲以  
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懼失次。  
生拜訖。索酒談啁。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

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  
念。生曰。得毋以公率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  
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  
銜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  
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窾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  
空。輒合。左起率伍少孤貧。與毋相失。請貤封。不能得。  
其姓。涓承曉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  
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卽以爲知古  
今識大體矣。阮司馬襄寧生舊識也。與左鄰。而新用。

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卽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肖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爲子言救秀狀。始左病。悲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檣梧。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嘆曰。良玉天下健。



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負恩當死。顧君侯以覲信。卽入山。且令自從而殺之。卽此圖爲不全矣。左領之。其善用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畱軍中者。亾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野貽市上時。夜寒藉束藁臥。屣履踵

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尚足爲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歔歔灑泣。旣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

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揚生季蘅。故醫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爲真。左因彊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揚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子善。

張山來曰戊申之冬予于金陵友人席間與柳生  
同飲予初不識柳生詢之同儕或曰此卽梅村集  
中所謂柳某者是也滑稽善談風生四座惜未聆  
其說裨官家言爲恨今讀此傳可以想見其掀髯  
鼓掌時也

汪十四傳

徐士俊 野君

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詳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有燕趙之風時遊西蜀蜀中山川險阻多相聚爲盜凡經商往來于茲者輒被劫掠聞汪十四名咸羅拜馬前願作護身符汪許之遂與數百人俱擁騎而行開山上嘴矢聲汪汪卽彎弓相向與箭鋒相觸空中墮折以故綠林甚畏之秋毫不敢犯商賈盡得數倍利而白挺之徒日益貧困心忤之而莫可誰何也無幾時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思歸計徒挾一弓一矢之

勇。跋。履。山。川。向。猿。獠。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貴。也。因。決。計。歸。歸。則。以。田。園。自。娛。絕。不。問。戶。外。事。而。曩。時。往。來。川。中。者。盡。被。剽。掠。山。徑。不。通。乃。踉。蹌。走。新。安。羅。拜。于。門。外。曰。願。乞。壯。士。重。過。西。川。使。我。輩。弱。者。可。強。貧。者。可。富。俾。嘯。聚。之。徒。大。不。得。志。于。我。旅。人。也。壯。士。其。許。之。乎。是。時。汪。十。四。雄。心。不。死。遂。許。之。曰。諾。大。笑。出。門。挾。弓。矢。連。騎。而。去。于。是。重。山。疊。嶺。之。間。復。有。汪。之。馬。跡。焉。綠。林。間。之。咸。驚。悸。謀。所。以。勝。汪。者。告。諸。山。雷。雨。之。神。當。以。汪。十。四。之。頭。陳。列。鼎。俎。乃。

選驍騎數人如商客裝雜于諸商之隊而行近賊巢  
箭聲颯沓來汪正彎弓發矢而後有一人持利刃向  
弦際一揮弦斷矢落汪忙迫無計遂就擒擒入山寨  
中見賊黨咸持金稱賀然猶意在往劫汪之護行者  
暫置汪于空室繫其手足不得動俟日晡取汪十四  
頭陳之鼎俎以酬山川雷雨之神汪忽睜目見一美  
人向汪笑曰汝誠豪傑何就縛至此汪且憤且憐曰  
母多言汝能救我則救之娘子軍不足爲也美人曰  
我意如斯但恐救汝之後汝則如飢鷹怒龍天矯天

外而我淒然一身。徒婉轉嬌啼。作帳下之鬼。爲之柰何。汪曰。不然。救其一失。其一亦無策甚矣。吾行百萬軍中。空空如下天狀況。區區賊奴何足當吾前鋒哉。因相對慷慨激烈。美人卽以佩刀斷其縛而出之。汪不遑起。謝見舍傍有刀劍弓矢。悉挾以行。左挈美人。右持器械。間行數百步。遇一騎甚駿。遂竝坐其上。賊人聞之。疾驅而前。注厲聲曰。來來。吾射汝。應弦而倒。連發數十矢。應弦倒者凡數十人。賊人終已無可柰何。縱之去。汪從馬上問美人姓名。美人泣曰。吾宦女。

也。父爲蘭省給事中。現居京國。今年攜眷屬至京。被  
切。妾之老母及諸婢子。盡殺獨留妾一人。凌逼蹂踐。  
不堪言狀。妾之所以不死者。必欲一見嚴君。可以無  
恨。又私念世間。或有人豪傑。能拔人虎穴者。故躊躇  
至今。今遇明公。得一拜嚴君。妾乃知死所矣。汪曰。某  
之重生。皆卿所賜。京華雖遼遠。當擔簦杖策。衛汝以  
行。于是陸行從車。水行從舟。奔走數千里。同起居。飲  
食者。非一日。略無相狎之意。竟以女歸。其尊人卽從  
京國返新安。終老焉。老且死。里人壯其生平奇節。立



廟以祀稱爲汪十四相公廟有禱輒應春秋歌舞以  
樂之而食至今不衰

張山來曰吾鄉有此異人大足爲新安生色而文  
天矯奇恣尤堪與汪十四相副也

武風子傳

方淳成

邵村

武風子者。滇南之武定州人也。名恬。先世以軍功官于衛。恬以胄子。少學書。已棄弗學。性好閒。不謀榮利。嗜酒。日惟謀醉。簞瓢屢空。晏如也。凡游藝雜技。過目卽知之。滇多產細竹。堅實可爲箸。武生以火繪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鬼工。人奇之。每得其雙籌。爭購錢數百。于是武生之交。戚貧者。因以爲利。生顧未嘗售也。頗自矜重。一箸成。輒把翫不釋。保護如頭目。或醉後痛哭。悉焚之。醒復悔。悔而復

作然。靳不輕與人好事者。每。嘲。其。謀。醉。時。置。酒。招。之。  
造。必。盡。懽。酒。酣。以。火。與。箸。雜。陳。于。前。而。不。言。生。攘。臂。  
起。頃。刻。完。數。十。籌。揮。手。不。顧。也。或。于。酒。中。以。箸。相。屬。  
則。怒。拂。衣。出。終。身。不。與。之。見。或。遇。貧。士。及。釋。道。者。流。  
告。以。困。窮。輒。忻。然。爲。之。雖。累。百。不。倦。于。是。滇。之。士。大。  
夫。相。餽。遺。皆。以。武。生。箸。爲。重。王。公。大。人。遊。于。滇。者。不。  
得。武。生。箸。卽。不。光。生。固。落。落。儒。生。耳。未。嘗。以。風。子。名。  
丁。亥。之。歲。流。賊。從。蜀。敗。奔。假。號。于。滇。滇。士。民。懼。于。威。  
波。靡。以。從。生。獨。匿。深。箐。中。不。出。賊。于。民。間。見。其。箸。異。

之。遍召不得。因懸賞索之。或告曰。曷出以圖富貴。生  
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偵者聞于賊。  
繫之來。至則白眼仰天。喑無一語。賊命作箸列金帛  
于前。設醇醪于右。以誘之。不應。陳刀鋸以恐之。亦不  
應。賊怒。揮斬之。縛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  
賊帥有侍側者曰。腐鼠何足膏斧鉞。曷縱之。徐徐當  
自逞其技也。釋之。而生自此病矣。披髮佯狂。垢形穢  
語。日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與處。人遂皆呼武風子。  
武風子云。及王師定。滇風子病少差。亦稍稍爲人作。

箸以誅醉人重之。逾常時安定守某者受貴人屬召爲之。不應。守怒撻之于庭。血流體潰。終不應。自此風子之踪跡無定矣。武琳官梵舍。或市肆田家往必數日。畱畱必作數十箸以誅醉。然出入無時。于是其箸可得而不可得矣。余嘗見其箸作凌煙閣功臣圖者。箸粗僅及繩。而旌旗鎧仗特從衛列。無不畢具。至褒公鄂公英姿毛髮。道子傳神莫或過之。其畫細如絲。淡紺色入竹。分條如鏤。武定太守顧典山爲余言其作箸時。削炭如筆。數十置烈火中。酒滿壺。于旁伺炭。

末紅若錐。左執箸。右執炭。肅肅有聲。如蠶食葉。快若風雨。且飲。且作壺乾。卽止。益之。復作。飲不用杯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醉醉則伏火而臥。或哭。或歌。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醒而問之。則他囁語以對。或正作時。酒未盡。忽不知其所往。逾數十日。或數月。忽來復卒。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餘。拜揖跪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輿山曾作武異人歌贈之。故時往還也。但所繪故事多稗官雜劇。有規以不雅馴者。笑而不答。亦終不易。或曰。非病風者也。狂人也。或

日其有道者歟。不然何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耶。余于是作武風子傳。

張山來曰。武生豈真風子耶。不過如昔人飲醇近婦。以寄其牢騷抑鬱之態。空其箸之不輕作也。○邵村先生與先君同年。余幼時曾一聆謦欬。癸亥冬瓜洲梁子存齋。以此傳錄寄。未幾而何省齋年伯又以刺木郵示。益信奇文欣賞自有同心也。

記老神僊事

方亨咸

邵村

蜀中劉文季爲余言。昔獻賊中有所謂老神僊者。事甚怪。能生已死之人。續已斷之肢與骨。賊衆敬如神明焉。其初被擄時。將殺之。賊擄人不卽殺。審其人。凡一技一藝者。皆得免。神僊此能以泥塑像。獲免。賊中遂以塑匠呼之。一日塑匠滌大釜。沃水析屋爲薪。燎之。水沸。沸凡數。以一枴左右攪成膏。賊衆駭爭相傳。獻賊聞謂妖人。又將殺之。塑匠曰。願一言以死。王不欲成大事耶。何故殺異士。獻賊異而問之。曰。臣有異



術能生人。此膏乃僊授。或刀斧。或榜掠。受重創者。臣能頃刻完好。獻賊卽榜一人試之。立驗。獻賊殘忍。日殺人。剗刑人。至笞掠無算。笞凡數百。血肉糜潰。氣息僅屬者。付塑匠。以白水膏傅之。無不生。且立刺杖而行。軍中爭趨之。餽遺飲食無虛日。以是衣食囊橐漸充矣。獻賊有愛將某者。攻城爲飛矸所中。去其頰。奄奄一息矣。塑匠曰。易與耳。卽生割一人頰。按之。傅以膏。一日而甦。飲噉如未創也。時孫可望在賊爲監軍。夜被酒。殺一嬖妾。旦行三十里。醒而悔之。道遇塑匠。

笑問曰。監軍夜來未醉耶。何有不豫色然。可望告以故。塑匠曰。監軍果念其人乎。吾當回馬覓之。可望曰。唉。起營時。尸不知何在。想爲犬豕啖矣。何從覓。塑匠曰。監軍若令我覓何物。犬豕敢啖貴人乎。可望曰。鼠子給我。汝欲逃耶。我當遣介士押汝覓。塑匠笑曰。何處覓。覓何能得。可望怒曰。汝何戲我。塑匠指道旁昇一瓠。索曰。何需覓。卽此是也。可望曰。已朽之骨。何昇之。塑匠笑謂監軍。曷啓之。可望下馬解瓠。則星眸宛轉。厭厭如帶雨梨花。帳中之魂已返矣。可望喜噪一

軍皆驚聞于獻賊。獻曰：此神僊也。當封之。口封。恐衆未知。時營大澤中。下令軍中人備一几。以次日集廣原。是時賊數十萬。令以數十萬几累之。擇累之最高者。謂拜僊臺。於是宋塑匠以淡衣巾以綸巾。方履絳絛。塑匠身長六尺。廣額。滿面。大有鬚。望之如世所繪社神者。然命之升臺。臺高且危。塑匠怯。不欲登。獻賊令軍士各持弓矢。引滿以向之。曰：不登。卽射。塑匠不得已。及其半。喘慄惶懼。而萬矢擬之。如的。不敢止。勉登其上。獻賊令三軍釋弓矢。羅拜其下。呼老神僊者。

三於時聲震天地自此不復呼塑匠而皆曰老神僊  
矣。老神僊亦自此不輕試其術。有渠賊某者戰敗傷  
足。脛骨已折。所不斷者皮僅寸耳。求老神僊治。辭以  
不易。某哀號宛轉。盛陳金帛以請。老神僊揮之曰。此  
身外物。吾無需。雖然。吾不忍將軍之創也。吾無子。將  
軍能養我乎。某指天而誓。願終身父事之。老神僊從  
容解所佩囊。出小鋸。鋸斷其足。上下各寸許。取生人  
脛。度其分寸以接之。傅藥不數日而愈。自此賊中凡  
求其藥者。皆不敢侈。愧遺爭投身爲養子矣。獻賊有

幸婢曰老脚者美而慧。善書畫。脚不甚纖。因名凡賊中移會。偵發文字。皆所掌。獻賊嬖之。燕處有所思。老脚見其獨坐。私往侍之。賊不知爲老脚。疑旁人伺以所佩刀反手擊之。中共腰折骨。剗腹出腸而死。獻賊省之。悔恨惋痛。急召老神僊。老神僊曰。已死不能救。獻賊罵曰。老狡。監軍妾不亦已死者乎。汝不能救。當殺汝以殉。老神僊逡巡曰。需時日乃可。獻賊急欲其生。限三日。老神僊請期三七。比以酒合藥灌之一。七喉間卽格格有聲。老神僊賀曰。可救矣。七日當復因。

取水潤其腸。納腹中。引針縫之。傅以藥。夾以木板。約以繩。果七日而老脚步履如常時。及獻賊死。賊衆潰。從蜀奔滇。生平素德于老神僊者。衛之來滇。永曆至。賊衆多爲僞王侯。老神僊。倣王侯間。擁厚貲。闢室。城東。開泉石。成山鑿井。爲池。旁植花木。蓄朱魚數百。頭客至。浮白呼魚出水。以娛醉。則高歌而臥。不顧也。迄永曆奔緬甸。老神僊從之行。及騰越。居常向空咄咄。若有所訴。一日。謂文季云。吾老矣。將奈何。文季曰。等死耳。公何惜。但公之異術。素靳不與人。致絕其傳。

是。可。惜。老。神。僊。曰。吾。非。靳。也。吾。師。授。我。時。有。戒。也。因。訊。其。所。授。之。由。曰。某。陳。姓。河。南。鄧。州。人。名。家。子。少。嘗。入。鄉。塾。性。不。樂。章。句。塾。側。有。塑。神。佛。者。時。就。與。嬉。戲。師。時。撲。責。之。歸。而。父。母。復。責。以。不。學。不。耐。遂。出。亡。悵。悵。無。所。適。因。禱。于。關。帝。得。一。籤。云。他。日。王。侯。郤。並。肩。自。顧。一。裘。家。子。何。得。並。肩。王。侯。哉。然。神。不。誣。我。與。王。侯。並。肩。者。惟。僊。人。素。聞。終。南。山。多。隱。僊。願。往。從。之。窮。登。涉。忍。飢。寒。遍。訪。無。可。從。者。一。日。至。山。後。遙。望。絕。壁。上。有。洞。人。出。入。因。披。荆。棘。踟。躕。巉。巖。達。于。洞。見。一。道。

者坐石上。脩然異凡人。余幸曰。此吾師也。因長跪以請。道者不顧。拂袖歸洞。余不收入。卽洞口稽首而已。如是者三日。忽一童子持一物示余云。師食爾狀如糕色白方僅二寸。味甘如飴。食之遂不復飢。余竊喜。益信拜求。至七日。道者忽出問余曰。癡子。汝欲何爲。余告以求僊。道者哂曰。去汝非此中人。何自苦爲。余自念無所歸。惟投崖死耳。涕泣以求。道者曰。已而吾念汝誠有書一卷。授汝資一生衣食。好爲之。勿輕洩。洩則雷擊也。速去。毋久。留徒飽虎狼耳。余得書驚喜。



倉皇下山省之皆禁方也可三十頁道延安人爭傳  
某巡撫者有愛女戲鞦韆傷足骨出于外醫莫能療  
募能療者金二百騾一匹余往應募依方試之果瘥  
余于是囊金乘騾歸吾父怒出亡且疑多金是時賊  
已起謂余必從不義首于官將置之法余族兄孝廉  
某自無辜出獄訊其故因出書余父聞余出持大杖  
奔族兄家余族兄反覆解喻不信並陳書以實余父  
愈怒裂書火之族兄從火中奪得僅四頁余急懷而  
逃今之所用者皆燼餘之四頁耳年久其四頁者亦

不知往矣。其自述如此。居無何以疾死。嗚呼。不龜手藥一也。一以封侯。一不免于泝泝。沈顧所用異耳。向使老神僊能體父志。不陷于賊。挾此術遊當世。盧扁華佗不得專於前矣。惜其狃于貨利。遂安神僊之名。而終以賊死。雖然。人之遇僊與不遇僊。惟視福德之厚薄。老神僊得其書而不能全其福。可知矣。嘗見稗官所誌侯元者。樵山遇老人授兵法。卒以作賊戮其身。事頗類此。常怪僊人不得其人。卽秘其傳可也。何往往傳非其人。以致戕害僊亦何忍哉。且終南道者。

亦未必真。僊聞其膏，乃以處子陰戶油煉之。火光滿室，燄升屋梁，光息而膏成。此豈僊人救人之方乎？本草以多用蟲魚致遲上昇，十年沉殺人以救人不獨一人，且數十百人是老神僊者，則亦始終一賊而已。張山來曰：仙家有禁方，而不以傳世，則禁方徒虛設耳。若以殺人救人爲過，何不去此種類而止存金石草木之藥乎？乃計不出此而往往傳非其人，以致遺累，是亦授受之未善也。

瑤宮花史小傳

尤 侗 展成

歲癸未。予讀書王氏如武園。偶爲扶鸞之戲。得遇瑤宮花史云。花史何氏。小名月兒。明初山陽富家女也。年十六。獨在花下摘花。爲一書生所調。父母怒而謫之。遂赴水死。王母憐其幼敏。錄爲散花仙史。此掌文真人唐孫過庭告予云。初降壇作詩云。片片落英飛羽客。翩翩獨向風前立。緩行徐過小橋東。只恐春衫香汗溼。其標韵如此。花史年少。放誕風流。旣爲情死。眉黛間常有恨色。性善諧謔。旣與予狎暱。嘲戲百出。

一座闌堂。間以微詞挑之。輒不對。或亂以他語。久而  
憮然。不知情之一往而淡也。寒夜嘗與予聯句云。樹  
頭落葉舞天衣。蕭瑟風篁吟露晞。青火半銷殘月繼。  
黃鍾初罷曉星稀。新寒剪到羅帷急。愁淚彈來香息  
微。消遣夜濃惟有夢。巫山攜得片雲歸。自後相對多  
作斷腸哀怨之語。予戲以尺素貽之。是夜遂夢花史  
冉冉而來。年可十八九。頭上百花髻。戴芙蓉冠。挿瑟  
瑟鈿朶。著金縷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裙。鴛鴦襪。五  
色雲霞履。妝束雅澹。神姿艷發。顧盼斌媚。不可描畫。

舉帷微笑。若有欲言。予胸次忽爲一物填壓。又似鬼  
手來捉人臂。驚呼而覺。但見殘釭明滅。紙牕風聲條  
條。若有彈指而泣者。詰朝問之云。吾夜間到君牀頭  
兩次。君爲五臟神所守。覺則退耳。予問五臟神誰何。  
花史云。凡人一身皆有神守。耳目手足有神外守。五  
臟魂魄有神內守。有緣者神與之親。無緣者神不與  
之親。吾與子情淡矣。奈三生石上無一笑緣。何因泣  
下歔歔。旣而言楚江事。楚江花史侍兒也。與幼婢小  
紅。皆端麗明慧。日侍香案。花史云。楚江前世與君爲

鄰兩情眷眷不遂。病歿。君作一柬焚告楚江云。三生  
如不斷。願結未來緣。君舉孝廉亦早逝。迄今二十年。  
可續前盟矣。遂請於王母。許於甲申二月降生趙地。  
賜以玉璫一事。翠鳳屐一雙。花史賦鷓鴣天詞送之。  
云。整束簪環下碧霄。教人腸斷念奴嬌。曲房空剩殘  
香粉。獨對瀟湘憶翠翹。尋別話。酌清醪。盈盈徐送小  
紅橋。從今不伴烟霞客。愛向風前鬪柳腰。楚江和云。  
朝食風露暮凌霄。不美金閨貯阿嬌。卻恨柳絲牽月  
線。強移花色點雲翹。情猶戀。意如醪。依依不舍舊藍

橋東君可許。作暫向塵封學。楚腰然自楚江下。  
世花史意致黯。然不復如前日歡洽矣。王母聞其以  
腴詞贈荅。切責之。命游神巡察。不許私至。且曰。尤生  
不患才少。花兒獨患情多。倘涉幽期。恐有山魃木魅  
之疑也。自爾踪跡遂絕。予嘗覽杜蘭香傳。乃湘江三  
歲女子。爲阿母青童攜去。後駕銅車。詣包山張碩。言  
本爲君作妻。以年命未合。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  
君。此與楚江事絕類。而予淪落不偶。無室家之樂。幽  
媾如夢。忽忽忘之。然每策蹇往來邯鄲道上。秦樓日



出遊女如雲恍然若有所遇卒無有鼓瑟而至者而予亦已老矣豈仙人固好食言耶抑予塵心未盡負此塞修也花史詩詞甚多其最著者太華行一篇先是甲申元日真人同洲江諸侶游太華山樂甚命予兩人作長歌記之予走筆急就而花史詩故作蟲書亦狡獪伎倆也真人笑而譯之其辭曰登峰嘗登第一山娑娑屹立不可攀巨靈負崑崙爲掌雲氣時流十指間蒼龍玉馬隨風步黃冠鶴羽皆童顏半壁飛泉珠雨散水天相對乘時閒爾乃坐青蓮遊玉田金

鼎石室篆如烟。團團握麈成清談。鐵笛一聲江天。  
玉女乘鸞相接引。葡萄火棗列嘉筵。吹一曲樂萬年。  
進一酌成百篇。松風枕上聽流泉。陶然醉倒不知還。  
呼吸三光應列斗。薤藪兩山一畫剖。少陰令德令秋。  
成氣含金爽。據丁酉伊古少昊居此都。薜收別館稱  
中阜。何若凌虛此一遊。憑風羽化飛飛走。視昔登顛  
發狂號。垂書作別真堪嘔。仙今仙今不可及。髣髴斯  
遊不竟口。我向瓊宮索記書。大文千言若蝌蚪。  
展子曰。漢史記帳中神君。不見其形。但聞其語而已。

至凡仙并其語不可得聞也。亦恍惚矣。然花史嘗許予現形。一夕月明竹下。有雲鬟翠袖倚而招予者。望之翩然。卽而求之。邈然不知其所之焉。是耶非耶。吾又何能測之哉。花史每呼予爲展子

張山來曰。世間唯凡仙一事最爲難解。以爲真仙。則不當爲人所召。以爲非仙。則詩句攸而且工。字跡亦多別致。或者慧業文人。歿而精魂不散。偶借人間筆墨。以消遣光陰耳。古人云。寧爲才鬼。尤勝頑仙。則謂才鬼爲仙。亦無不可。

九牛壩觀觝戲記

彭士望 達生

樹廬叟負幽憂之疾。於九牛壩茅齋之下。戊午閏月。除日。有爲角觝之戲者。踵門告曰。其亦有以娛公。叟笑而領之。因設場於谿樹之下。密雲未雨。風木冷然。陰而不躁。於是鄰幼生。周氏之族之賓之友。咸山者。牧樵耕者。犁犢行。擔簦者。水浮楫者。咸停釋而聚觀焉。初則累重案。一婦人仰臥其上。豎雙足。承八歲兒。反覆臥起。或鵠立。合掌拜跪。又或兩肩接足。兒之足亦仰豎。伸縮自如。間又一足承兒。兒拳曲如蓮花出。

水狀。其下則二男子一婦一女童與一老婦。鳴金鼓。俚歌。雜佛曲和之。良久乃下。又一婦登場如前。臥豎承一案。旋轉周四角。更反側背面承之。兒復立案上。拜起如前儀。兒下則又承一木槌。槌長尺有半。徑半之。兩足負轉或豎拋之而復承之。婦旣罷。一男子登焉。足仍豎承一梯。可五級。兒上至絕頂。復側豎穿級而下。更閔其勞。令暫息。飲之酒。其人更移場他處。擇草淺平坡地。去瓦石。乃接木爲橋。距地八尺許。一男子履其上。傳粉墨。揮扇雜歌笑。澗步坦坦。時或跳躍。

後更舞大刀。回翔其上。此戲吾鄉暨江左時有之。更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履焉。手持一竹竿。兩頭載石。如持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仰臥。或一足立。或偃行。或負竿行。如擔。或時墜挂。復躍起。下鼓歌和之。說白俱有名目。爲時最久。可十許刻。女下。婦索怕蒙雙目。爲聾者。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復搖晃似戰懼。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蓋其衡也。方登場時。觀者見其險。咸爲股栗。毛髮豎。目眩暈。惴惴然惟恐其傾墜。

叟視場上人皆暇整從容而靜八歲兒亦齋慄如先輩主敬如入定僧此皆一誠之所至而專用之於習慘澹攻苦屢蹉跌而不遷審其機以應其勢以得其致力之所枉習之又久乃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行世舉天下之至險阻者皆爲簡易夫曲藝則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於至平蓋以志凝其氣氣動其天非鹵莽滅裂之所能効此其意莊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於天下儀秦亦知之且習之以人國戲私富貴以自賊其身與名莊所稱條之弄丸庖丁之

解牛。偃仰之承蜩。紀省子之養雞。推之伯昏瞿人。臨  
千仞之蹊。足逡巡垂二分在外。呂梁丈人出沒於懸  
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之間。何莫非是其神全也。叟  
又以視觀者久。亦忘其爲險。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  
俱化。甚矣習之能移人也。其人爲叟言。祖自河南來  
零陵。傳業者三世。從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苦賦役。攜  
其婦與婦之娣姒兄之子。提抱之嬰孩。餬其口於四  
方。羸則以供田賦。所至江浙兩粵。滇黔口外。絕徼之  
地。皆步擔器具。不外貸。諳草木之性。捃撫續食。亦以



哺其兒。叟視其人。衣敝緼。飄泊羈窮。陶然有自樂之  
色。群居甚和適。男女五六歲。卽授技。老而休焉。皆有  
以自給。以道路爲家。以戲爲田。傳授爲世業。其肌體  
爲寒暑風雨冰雪之所頑。智意爲跋涉艱遠人情之  
所傲。休摩厲。男婦老稚。皆頑鈍儼敏。機利捷於猿猱。  
而其性曠然如麋鹿。叟因之重有感矣。先王之教久  
矣。夫不明不作。其人自處于優笑巫覡之間。爲夏仲  
御之所淡疾。然益知天地之大物。各遂其生成。稗稻  
並實。無偏頗也。彼固自以爲戲。所遊歷幾千萬里。高

明鉅麗之家。以迄三家一閭之邨市。亦無不以戲祀之。叟獨以爲有所用。身老矣。不能事泝泝統。亦安所得以試其不龜手之藥。託空言以記之。固哉王介甫。謂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不能致雞鳴狗盜耳。呂惠卿輩之諂謾。曾雞鳴狗盜之不若。雞鳴狗盜之出其門。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嘗未足以知之。信陵燕昭知之。所以收漿博屠者之用。千金市死馬之骨。而遂以報齊怨。宋亦有張元吳昊。雖韓范不能用。以資西夏。寧無復以叟爲戲言也。悲夫。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三

張山來曰此技卽俗所謂蹯索者予嘗謂此等人  
必能作賊有守土之責者宜禁止之縱不欲絕其  
衣食之路或毋許入城聽于鄉間搬演可耳○前  
段敘事簡淨後段議論奇闢自是佳文

卷二

終

虞初新志卷之三

上海圖書館藏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馬伶傳

侯方域 朝宗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之間，桃葉渡遊雨花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

女莫不畢集。列與化于東肆。華林于西肆。兩肆皆奏  
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  
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  
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  
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  
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耻由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  
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  
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  
而馬伶歸。通告其故。倡請于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

讌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  
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  
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  
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  
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  
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卽又不肯  
授我。我聞今相國某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  
其門卒。三年。日侍相國于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  
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

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狎狎云  
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爲絕  
技無所于求乃走事某見某猶之見分宜也以分宜  
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呼耻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  
里爲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卽猶不歸爾其志如此  
技之工又須問耶

張山來曰予素不解奕不解歌自恨甚拙因從學  
于人雖不能工然亦自覺有入門處乃知藝無學  
而不成者觀馬伶事益信

顧玉川傳

曹禾 我眉

顧玉川名大愚字道民。邑東邵楊舍人。深日戟捍類羽人。劍客少遇異人授神行術。三日夜達京師。六日而返。父母怪問之。玉川語之故。補葡萄蘋果以獻。由是里中傳以爲神。性任俠喜施舍。尤好奇服。所至兒童聚觀。常衣紙衣。行則瑟瑟有聲。冠紙冠。方屋而高二尺。或時蓬跣行歌道中。或時幅巾深衣。肩古藤杖。杖懸葫蘆。大于身而高于頂。遇風則與偕覆。徐拄杖而起。行歌自如。渡河未嘗假舟楫。跨葫蘆以杖導水。



上。下。水。面。望。之。如。遊。雲。氣。中。與。人。言。多。方。外。駭。異。不。根。之。說。人。亦。無。從。詰。之。獨。其。頃。忽。間。往。返。數。百。里。音。問。不。爽。道。路。行。旅。歷。歷。咸。見。此。足。奇。也。明。啓。禎。交。玉。川。子。每。遊。京。師。月。必。一。二。過。尤。厚。

臚。傳。及。第。第。三。人。玉。川。子。以。其。捷。音。歸。歸。五。日。而。郵。報。至。郵。中。諸。少。年。疾。馳。七。日。夜。始。抵。錢。氏。室。則。已。泥。金。煥。然。無。所。獲。言。于。諸。公。卿。問。其。風。者。以。識。而。爲。幸。一。日。遠。遊。歸。騎。白。牛。披。孔。翠。裘。戴。綈。笠。如。車。輪。手。棕。櫚。扇。後。隨。一。橐。駝。背。置。大。葫。蘆。其。旁。懸。罍。

所。累。然。種。所。得。奇。花。艸。菁。葱。鮮。潔。如。山。嶽。自。行。邑。  
之。人。初。未。識。橐。駝。擁。觀。以。爲。怪。時。學。使。者。方。較。試。六。  
郡。士。咸。集。群。指。顧。聘。貽。忽。一。人。昂。然。從。衆。中。出。紙。衣。  
紙。冠。皆。皁。色。與。玉。川。相。對。鼓。掌。笑。遂。挽。橐。駝。上。抱。葫。  
蘆。以。行。如。凶。禮。中。方。相。然。識。者。曰。此。梁。溪。鄒。公。履。也。  
玉。川。之。好。怪。而。所。與。遊。多。類。此。玉。川。常。乘。橐。駝。往。來。  
旁。郡。縣。至。昆。陵。驛。橐。駝。墜。于。野。厠。百。計。挽。之。不。能。出。  
乃。毀。岸。出。之。而。橐。駝。死。矣。後。訪。道。入。華。山。不。知。所。終。  
或。謂。玉。川。實。病。死。于。家。誠。其。子。孫。諱。之。云。

張山來曰。余讀水滸傳。竊慕神行太保戴宗之術。又以爲尚不及縮地法。私嘗疑之。謂爲文人遊戲筆墨。未必實有其術。今讀此。則是世有其人。惜予不及見耳。

周姬董小宛傳

張明弼 公亮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蓮秦淮樂籍中奇女也七八歲  
母陳氏教以書翰輒了了年十一二神姿艷發窈窕  
嬋娟無出其右至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顧  
其性好靜每至幽林遠壑多依戀不能去若夫男女  
鬬集喧笑並作則心厭色沮亟去之若恒攬鏡自語  
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卽詘首庸人婦猶當歎采鳳隨  
鴉況作飄花苓葉乎時有冒子辟疆者名襲如皋人  
也父祖皆貴顯年十四卽與雲間董太傅陳徵君相

倡和弱冠。與余暨陳則梁四五人。刑牲稱雁序于舊都。其人姿儀天出。神清微膚。余常以詩贈之。目爲東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爲貴人婦。願爲夫子妾者。無數。辟疆顧高自標置。每遇狹斜。擲心賣眼。皆上且視之。已卯應制來秦淮。吳次尾方審之。候朝宗。咸向辟疆噴噴。小宛名辟疆曰。未經平子目未定也。而姬亦時時從名流讌集間。聞人說冒子。則詢冒子何如人。客曰。此今之高名才子。負氣節而又風流自喜者也。則亦胸坎貯之。比辟疆同客之屢訪姬。則

厭秦淮。竊徙之金閨。比下第。辟疆送其尊人秉憲東  
粵。遂留吳門。聞姬住半塘。再訪之多。不值。時姬又患  
暑。非受廩于炎炙。則必逃之颼颼之徑。一日姬方日  
醉。睡聞。胔子在門。其母亦慧。倩亟扶出。相見于曲欄。  
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于堂戶。已而四目瞪視。  
不發一言。蓋辟疆心籌。謂此入眼第一。可繫紅絲。而  
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塌  
地處也。但卽欲自歸。恐太遽。遂如夢。值故懽舊戚兩  
意融液。莫可舉似。但連聲顧其母曰。異人。異人。辟疆

旋以三吳壇坫爭相屬。凌蓮而別。閱屢歲。歲一至吳門。則姬自西湖遠遊于黃山白嶽間者。將三年矣。此三年中。辟疆在吳門。有某姬亦傾蓋輸心。遂訂密約。然以省觀往衡嶽。不果。辛巳夏。獻賊突破襄樊。特調衡永兵備使者。監左鎮軍。時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上書萬言于政府。言路歷陳。尊人剛介不阿。逢怒同鄉同年狀。傾動朝堂。至壬午春。復得調辟疆喜甚。疾過吳門。踐某姬約。至則前此一句已爲寶霍豪家。不惜萬金劫去矣。辟疆正傍皇鬱壹無所寄託。偶月夜。

蕩葉舟隨所飄泊。至同橋內。見小樓如畫。間閉立水  
涯。無意詢岸邊人。則云此秦淮董姬。自黃山歸。喪母  
抱危病。鐫戶二旬餘矣。辟疆聞之。驚喜欲狂。堅叩其  
門。始得入。比登樓。則燈炮無光。藥鐺狼藉。啟帷見之。  
奄奄一息者。小宛也。姬忽見辟疆。倦眸審視。淚如雨  
下。述痛母懷。君狀猶乍。吐乍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  
衣遂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疆曰。吾有懷久矣。夫  
物未有孤產而無耦者。如頓牟之草。磁石之鐵。氣有  
潛感。數亦有冥會。今吾不見子。則神廢。一見子。則神



立二十日來。勺粒不霑。醫藥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  
遂霍然。君既有當于我。我豈無當于君。願以此刺委  
終身于君。君萬勿辭。辟疆沉吟曰。天下固無是易易  
事。且君向一醉晤。今一病逢。何從知余。又何從知余  
閨閣中賢否。乃輕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喜音。  
明蚤當遣使。襄樊何敢留此。請辭去。至次日。姬覲。敕  
鮮衣束行李。屢趣登舟。誓不復返。姬時有父多嗜好。  
又蕩費無度。恃姬負一時冠絕名。遂負逋數千金。咸  
無如姬何也。自此渡潯。聖遊惠山。歷毘陵。陽羨。澄江。

抵北固登金焦。姬著西洋布。退紅輕衫。薄如蟬紗。潔  
比雪。艷與辟疆。觀競渡于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  
擁之。謂江妃攜偶。踏波而上。征也。凡二十七日。辟疆  
二十七度辭姬。痛哭叩其意。辟疆曰。吾大人雖離虎  
穴。未定歸期。且秋期逼矣。欲破釜焚舟。冀一當子。盍  
歸待之。姬乃大喜曰。余歸長齊。謝客。茗椀爐香。聽子  
好音。遂別。自是杜門。茹素。雖有竇霍相檄。佻儻橫侮。  
皆假貸賂賄。以蟬脫之。短絺細紮。責諾尋盟。無月不  
數。至迨至八月初。姬復孤身挈一婦。從吳買舟江行。

逢盜折舵入葦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復停舟郭外  
候辟疆鬧事畢始見之一時應制諸名貴咸置酒高  
宴中秋夜觴姬與辟疆于河亭演懷寧新劇燕子箋  
時秦淮女郎滿座皆激揚歎美以姬得所歸爲之喜  
極淚下傍發辟疆復中副車而憲副公不赴新調請  
告適歸且姬索逋者益衆又未易落藉辟疆仍力勸  
之歸而以黃衫押衙託同盟某刺史刺史莽衆譁挾  
姬匿之幾敗事

先生維時不惟一代龍

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疆甚遠而又愛姬之俊

識聞之特至半塘令柳姬與姬爲伴親爲規畫債家  
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爲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  
復佐之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餞別于虎  
膠買舟以手書并盈尺之券送姬至如皋又移書與  
門生張祠部爲之落藉八月初姬南征時聞夫人賢  
甚特令其父先至如皋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諾已  
久矣姬入門後智慧絡繹上下內外大小罔不妥悅  
與辟疆日坐畫苑書圖中撫桐瑟賞茗香評品人物  
山水鑒別金石鼎彝閒吟得句與採輯詩史必捧研

席爲書之意。所欲得與。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之。卽家所素無人。所莫辦。倉猝之間。靡不立就。相得之樂。兩人恆云。天壤間未之有也。申酉崩圻。辟疆避難渡江。與舉家遁浙之鹽官。履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寧使賊得我。則釋君。君其問我于泉府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後辟疆雖不死于兵。而瀕死于病。姬凡侍藥不間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平始得同歸故里。前後凡九年。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病卒。其致病之繇。與久病之狀。并隱微難悉。詳辟疆憶

語哀辭中不惟千古神篇實堪令奉倩安仁閣筆也  
琴牧子曰姬歿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  
予謂父母有不許人以死況袒席間物乎及讀辟疆  
哀詞始知情至之人固不妨此語也夫飢色如飢食  
焉飢食者獲一飽雖珍齊亦厭之今辟疆九年而未  
厭何也飢德非飢色也棲山水者十年而不出其朝  
光夕景有以日酣其志也宛君其有日酣冒子者乎  
雖然歷之風波疾戾盜賊之際而不變如宛君者真  
奇女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

附冒辟疆影梅菴憶語

選十五則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雪。豔以退紅爲裏。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偕登金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盤而上。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爲神仙。遶山而行。凡我兩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匝。不去。呼詢之。則駕舟者。皆余去秋溯回官舫長年也。勞以鵝酒。竟日。

返舟舟中宣磁大白盃盛櫻珠數升共啖之不辨  
其爲櫻爲唇也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時至今譚  
者侈美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感姬爲余不辭盜賊  
風波之險間關相從因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坐爲  
斜樓顧夫人寒秀齋李夫人皆與姬爲至戚美其  
屬余咸來相慶是日新演燕子箋曲盡情豔至霍  
華離合處姬泣下顧李亦泣下一時才子佳人樓  
臺煙水新聲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異游僊



枕上夢幻也

余數年來欲哀集四唐詩購全集類逸事集衆評  
列人與年爲次第付姬收貯至編年論人準之唐  
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  
對忘言閱詩無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  
熟讀楚詞少陵義山王建花藥夫人王珪三家宮  
詞等身之書周廻座右午夜衾枕間猶擁數十家  
唐詩而卧今秘閣塵封余不忍啓將來此志誰克  
與終付之一歎而已

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僻命姬  
手抄姬於事涉閨閣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遍  
搜諸書續成之名曰食豔其書之瑰異精秘凡古  
今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舞針神  
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卽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  
皆歸香麗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悉俱在奩中客春  
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讚其妙促  
繡梓之余卽當忍痛爲之校讐鳩工以終姬志  
姬於吳門曾學書未成能作小叢寒樹筆墨楚楚

時於几硯上輒自圖寫。故於古今繪事別有殊好。偶得長卷小軸與笥中舊珍。時時展玩不置。流離時寧委奩具。而以書畫捆載。自隨。末後盡裁裝潢。獨存紙絹。猶不得免焉。則書畫之厄。而姬之嗜好。真且至矣。

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片芥。每歲半塘顧子兼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燂。小鼎長泉。必手自炊滌。余每誦左

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鑪之句。姬爲解頤至。拂乳看  
蟹目魚鱗傳。堯選月魂雲魄。尤爲精絕。每花前月  
下。靜試對嘗。碧沈香泛。真如木蘭霑露。瑤草臨波。  
備極盛隆之致。東坡云。分無玉枕捧娥眉。余一生  
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

姬每與余靜坐香閣。細品名香。宮香諸品。淫沉水。  
香俗俗人以沈香著火上。煙撲油膩。頃刻而滅。無  
論香之性情未出。卽著懷袖。皆帶焦腥。沈香有堅  
緻而紋橫者。謂之橫隔沈。卽四種沉香內革沉橫。

紋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結而未成如小筍。大菌名蓬萊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砂。使不見煙。則閣中皆如風過伽楠。露沃薔薇。熱磨琥珀。酒飯犀犂之味。久蒸衾枕間。和以肌香甜豔。非常夢魂俱適。外此則有真西洋香方。得之內府。迥非肆料。丙戌客海陵。曾與姬手製百丸。誠閨中異品。然燕時亦以不見煙爲佳。非姬細心秀致。不能領畧。此。

黃熟出諸番。而真臘爲上。皮堅者爲貴。熟桶氣佳。

而通黑者爲夾棧黃熟。近南粵東莞茶園村土人種黃熟如江南之藝茶樹。矮枝繁其香在根。自吳門解人剔根切白而香之。鬆朽盡削油尖鐵而盡出。余與姬客半塘時知金平叔最精於此。重價數購之。塊者淨潤長曲者如枝如虬。皆就其根之有結處。隨紋縷出黃雲紫繡半雜鴟鵂斑。可拭可玩。寒夜小室玉幃四垂。牀氍毹重疊。燒二尺許絳蠟。二三枝設參差臺几。錯列大小數宣爐。宿火常熱。色如液金粟玉。細撥活灰一寸灰上隔砂。逗香蒸之。

歷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鬱勃氤氲純是糖結  
熱香間有梅英半舒荷鵝梨蜜脾之氣靜參鼻觀  
憶年來共戀此味此境恒打曉鐘尚未着枕與姬  
細想閨怨有斜倚薰簾撥盡寒爐之苦我兩人如  
在藥珠衆香簇處令人與香氣俱散矣安得返魂  
一粒起於幽房偏室中也

余家及園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來蚤夜出入皆  
滿燭香雪中姬於含蕊時先相枝之橫斜與儿上  
軍持相受或隔歲便芟剪得宜至花放恰採人供

卽四時草花竹葉。無不經營絕慧。領畧殊清。使冷韻幽香。恆霏微於曲房斗室。至穠豔肥紅。則非其所賞也。

秋來猶耽晚菊。卽去秋病中。客貽我剪桃紅。花繁而厚。葉碧如染。濃條婀娜。枝枝具雲卷風斜之態。姬扶病三月。猶半梳洗。見之甚愛。遂畱榻右。每晚高燒翠蠟。以白團圓六曲圍三面。設小座於花間。位置菊影。極其參橫妙麗。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與人俱在影中。迴視屏上。顧余曰。菊之意態盡矣。



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秀如畫。

姬最愛月。每以身隨升沉。爲去住。夏納涼小苑。與  
幼兒誦唐人咏月及流螢。紈扇詩。半榻小兒恆屢  
移。以領月之四面。午夜歸閣。仍推牕延月於枕簟  
間。月去復捲幔倚牕而望。語余曰。吾書謝莊月賦  
古人厭晨歡樂宵宴。蓋夜之時。逸月之氣。靜碧海  
青天。霜縞水淨。較赤日紅塵。迥隔仙凡。人生攘攘  
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齁睡者。桂華露影無福  
消受。與子長歷四序。娟秀浣潔。領畧幽香。倦路禪

關於此靜得矣。

釀飴爲露。和以鹽梅。凡有色香花。盡皆於初放時。採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噴鼻奇香異豔。非復恆有。最嬌者爲秋海棠。露海棠無香。此獨露凝香發。又俗名斷腸草。以爲不食而味美。獨冠諸花。次則梅。英野薔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屬。至橙黃橘紅。佛手香櫞。去白縷綠色。味更勝。酒後出數十種。五色浮動白瓷中。解醒消渴。金華仙掌。難與爭衡也。

冬春水鹽諸菜能使黃者如蠟碧者如落蒲藕笋  
蕨鮮花野菜枸蒿蓉菊之類無不採入食品芳旨  
盈席

火肉久者無油有松栢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肉有  
麝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鱗骨如白玉。油蠟如鱗  
魚。蝦鬆如龍鬚。烘兔酥雞如餅餌。可以籠食。菌脯  
如雞饅。腐湯如牛乳。姬細考之食譜。四方郇廚中  
一種偶異。卽加訪求。而又以慧巧變化爲之。莫不  
異妙。

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瓊一絲漉盡以文火煎至  
七八分始攪糖細煉桃膏如大紅琥珀瓜膏可比  
金絲內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汁示潔坐爐邊靜  
看火候成膏不使焦枯分濃澹爲數種此尤異色  
異味也

張山來曰予雉皋別業與辟疆相鄰辟疆常爲予  
言宛君事甚悉復以憶語見示予淡羨辟疆奇福  
如許癸亥秋又以家公亮傳來詩屬入選快讀一  
過乃知慧業文人固應有此因自嗟命薄不能一

人  
卷  
一  
縮如此奇緣能無浩嘆

賣酒者傳

魏 禧 冰 壺

萬安縣有賣酒者。以善釀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遺童婢沽。必問汝能飲酒否。量酌之。曰。毋盜瓶中酒。受主翁咎也。或傾跌。被瓶缶輒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由是遠近稱長者。里有事釀飲者。必會其肆。里中有數聚飲。平事不得決者。相對咨嗟。多墨色。賣酒者問曰。諸君何爲數聚飲。平事不得決。相咨嗟也。聚飲者曰。吾儕保甲貸乙金。甲逾期不肯償。將訟。訟則破家。事連吾儕。數姓人不得休矣。賣酒者曰。幾何數日子。

母四百金賣酒者曰何愛爲立出四百金償之不責  
券乙得金欣然以爲甲終不負已也四年甲乃僅償  
賣酒者四百金客有橐重貲于途甚雪不能行聞賣  
酒者長者趨寄宿雪連日賣酒者日呼客同博以贏  
錢買酒肉相飲瞰客多負私怏怏曰賣酒者乃不長  
者耶然吾已負且大飲瞰酌吾金也雪霽客償博所  
負行賣酒者笑曰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天寒甚  
不名博客將不肯大飲瞰盡取所償負還之術者談  
五行立決人死䟽先後宜死者六人矣賣酒者將及

期。置酒召所買田舍主畢。至曰。吾往買若田宅。若中心願之乎。價毋虧。吾欲贖者。視券價不足者。追償以金。又召諸子貸者曰。汝貸金若干。子母若干矣。能償者。損其息。貧者立券還之。曰。母使我子孫患苦汝也。及期賣酒者。大會戚友。沐棺更衣待死。是日也。賣酒者顏色陽陽如平時。戚友相候視。至夜分。迺散去。其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賣酒者活更七年。魏子曰。吾聞賣酒者。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喧爭無家人禮。或問之曰。兒輩嬉。否則博。他人家敗。吾產矣。



嗟乎賣酒者匪惟長者抑亦智士哉。賣酒者姓郭名節。他善事頗衆。予聞之歐陽介庵云。

張山來曰自古興人多隱屠沽中賣酒者時值太平故以長者名耳。叔子謂匪惟長者抑亦智士誠具眼也。

一瓢子傳

嚴首昇

平子

一瓢道人不知其姓名。性嗜酒。善畫龍。敝衣蓬跣。擔  
筇竹杖。挂一瓢。遊鄂渚間。行歌漫罵。學百鳥語。弄群  
兒聚。詬以爲樂。顧其神明映徹。怪準奇顏。髯疎疎起。  
吐語作洪鐘聲。有時衣新絳衣。從人假騶馬。擁大蓋。  
往來市中。觀者如堵。隆慶丁卯。居澧陽。年可七十。澧  
人異之。或具酒蓄墨汁。乞一瓢子畫。不能得。一日飲  
龔孝廉園中。頽然以醉。直視沉吟久之。座中顧曰。此  
一瓢子畫勢也。一瓢子骨相既奇。如蛟人龍子。更卸

衣衫羸而起舞。顧謂座客爲我高歌入塞出塞之曲。又令小兒跳呼。四面交攻。已信手塗潑。煙霧迷空。座中凜凜生寒氣。飛潛見伏。隨勢而成。署其尾曰牛舜耕。問其故。笑而不荅。有飲一瓢子酒。年餘不能得其畫者久之。畫一人科頭赤腳。踞地而遺。節骨隱起。作努力狀。以贈之。其善謔如此。信口輒成詩。間有異語。多奇中。澧人漸敬之。競饋問。皆受而棄之。華陽莊靖王請改館一瓢子。不可。所居無定處。一日宿文昌祠中。禮文昌像。作梵咒。像落壓其腦。乃遺書莊靖。請速

管黃腸吾將老焉王如言爲治木木具一瓢子坐其中不覆令人舁而過市拱手大呼與人言別周遍街巷遷郊外普賢庵命衆曰可覆我衆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之其輕如空棺然澧人爲題石于澧水橋頭署書龍道人一瓢子之墓蓋隆慶辛未七月也或曰一瓢子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征倭寇有功至裨將後失律匿于群盜出沒吳楚間乃以貲市妓十餘人賣酒淮揚所得市門貲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日擁歌舞具飲食以自豪凡

十餘年始亡去。乞食湖湘間。終于澧。

附游一瓢傳

陳周二游

啓禎之時。楚湖之南。澧州有游食道人。衣結履穿。臭穢不可通。求乞市中。每日得酒一瓢。風雨中。輒醉臥道上。其言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或驗或不必驗。無甚異於人人。亦不之異。以其游食。謂之游道人。以其喜酒一瓢。又謂之游一瓢也。嘗醉中大言曰。我善畫龍。人或以紙試之。磨墨滿瓢。狂噴着紙。又以破袖漬墨。濃塗張紙空中。俟墨乾時。煙雲吞

吐鱗甲生動有飛騰破壁之勢得者至今寶之偶  
華陽王過市前驅呵斥不起王曰得全千酒者得  
全于天也。天全之人自非凡品與致宮中供養致  
敬。一日忽舉手謝王曰吾祿食已盡後事累王矣。  
奄然長逝。王以兩石缸函其尸。葬之。半載後有自  
都門來者見游在都。附書于王。果一瓢手蹟。王異  
之。發其缸空如也。因嘆神仙之游戲人間而人不  
之識也。獨拙和尚。澧州人。目擊其異。并識其詩四  
絕。一曰。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白雲深。多年。

寂寞無煙火。細嚼梅花當點心。二曰。游食多年不  
害羞。也來城市看粧樓。東風不管人貧賤。一樣飛  
花到白頭。三曰。破寺無僧好挂瓢。閒時歌舞醉吹  
簫。黃昏月落秋江裏。沒箇人來問寂寥。四曰。門外  
何人喚老游。老游無事聽溪流。而今世事多荆棘。  
黃葉飛來怕打頭。

張山來曰。予于文潞中見嚴作選後而瀨江陳子  
二游復以是作見寄。所紀事大同小異。因並錄之。  
以彰瑜亮云。

宋連璧傳

李煥章 象先

宋連璧者字玉梧。吾乘北郭人也。巨族。諸家率淳謹。璧獨以俠行驚里中。性至孝。父鴻臚丞。晚得異疾。日臍出綠汁數合。醫不治。有道士衣破絮至其家。謂璧曰。是非鬻乳熊莫能療也。顧山左何從得。君其聽之而已。璧叱曰。是豈天上物耶。乃徒走入秦中。深山遇虎。幾墜。璧會獵人大至。虎逸去。璧日伺幽菁。伏莽灌木叢祠。踪跡熊穴。窺熊出潛。乃其乳二懷之。出熊至。璧倉皇驚墮崖谷下。傷兩趾。病不能步。而持乳熊如



故也。夜宿廢廟中。疑戶外有拖屐聲至。璧曰。援遠人  
命。援遠人命。屐聲入。取袖中草。涅之。卽喪。璧察之。乃  
曩所遇道人也。璧大駭。師何至是。道士曰。待爾久矣。  
乃以藥傳璧足。輒能立。道士授一書。皆符呪。曰。爾善  
用。後四十年。與爾會鳩茲之市。璧遂至家。父吞乳熊  
肉。瘕後數年。父以他病沒。璧愈厭棄世俗。欲爲五嶽  
遊。乃稍稍理前道人所遺書。能隱形。驅風雷雨。又剪  
紙爲人馬甲盾器械。客侍御游公幕府。崔魏忌侍御。  
禍家。又以侍御匿妖妄。報縱騎至。縛侍御與璧。檻車

至河西務壁曰煩諸公致詞中貴我野人不習豪家  
欲他往諸緹騎急視之檻車寂無人矣壁與侍御亡  
之淮上壁曰君可歸楚中收一符付侍御急則焚之  
是時壁變姓名爲張思任於是朝廷捕亡者張思任  
而壁之家人不知也壁乃潛某宗伯家遇之厚時權  
要與宗伯隙壁曰國賊也乃走長安上書劾權要陰  
狠傾善類爲逆閣復讐宜下司寇請室上大怒執之  
就斬西市桎梏忽脫地寂無人矣是時壁又變姓名  
爲李抱真於是朝廷捕亡者李抱真而壁之家人不

知也。璧輒憶前道人約至。鳩茲市。餓居候道人。且三載。一日人大呼墻外曰。此中匿亡者三人。曰宋連璧。張思任。李抱真。可速出。璧大駭。無措。其人已排闥入。則昔所與別道人也。責之曰。以爾夙有道契。故售之書。爾奈何與黨錮事。爲天下逋逃客耶。吾以此遲三年。始至。璧頓首謝。願自此與師永絕世緣。不復戀妻孥矣。道人曰。不可。爾還里。當再與家人見。璧遂携藥囊抵家。其妻已喪久。兄夢瑞。璧去方周歲。見不復認。川樓廟中曰。我張思任。後改李抱真。與茲村有緣。

故來譬同。兄弟珠當捕張李時。亦疑其爲兄。終未敢以告人也。至是心動。趣之急啓扉。兄弟各相識。因撫其子。具告所以。留數日去。

張山來曰。朱連璧雖不當悞。道人所期。然排解黨錮處。亦足見其豪俠。

卷三終